

汉语方言范畴研究丛书

汉语方言
领属范畴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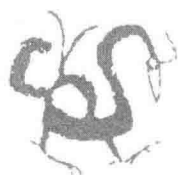
陶寰
盛益民
主编



中西書局

汉语方言范畴研究丛书

汉语方言
领属范畴研究



陶寰
盛益民

主编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领属范畴研究 / 陶寰, 盛益民主编. —上海: 中西书局, 2019.6

(汉语方言范畴研究丛书)

ISBN 978-7-5475-1580-8

I. ①汉… II. ①陶… ②盛… III. ①汉语方言—研究 IV.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1177号

汉语方言领属范畴研究

陶寰 盛益民 主编

责任编辑 吴志宏

装帧设计 梁业礼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邮编200040)

印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24

字数 375 000

版次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1580-8 / H·093

定价 88.00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电话:021-64709974

目 录

汉语方言领属结构的语法库藏类型·····	刘丹青	1
冀州方言的领属范畴·····	白 鸽	22
认同与拥有		
——陕西关中方言的亲属领属及社会关系领属的格式语义·····	唐正大	45
山西临猗方言的定语领属·····	史秀菊	64
光山方言的领属结构·····	王 芳	98
安徽芜湖话的定语领属范畴·····	陈 卓	115
海安方言中人称代词充当定语的领属结构·····	张亚军	135
团风方言三身代词构成的领属结构·····	汪化云	146
成都方言中的领属结构·····	陈振宇	160
遵义方言的名词性领属结构·····	叶婧婷	174
晋北方言领属代词的重叠和连用·····	武玉芳 范晓林	184
上海话的领属标记与定语标记·····	石定栩	194
吴语绍兴方言的定语领属·····	盛益民 陶 寰 金春华	211
吴语瑞安话的领属结构·····	吴 越	227
湖南益阳方言的领属结构·····	夏俐萍	248
湖南东安新圩江土话的领属范畴·····	胡乘玲	267
泰和方言的领属结构·····	戴耀晶	283
江西石城客家话的领属结构·····	温昌衍	287
莆仙方言的人称领属结构·····	吴建明	297

惠安闽南方言的领属结构·····	陈伟蓉	305
广州话的领属结构·····	单韵鸣	320
从“领属”到“立场” ——汉语中以人称代词为所有者的直接组合结构·····	陈振宇 叶婧婷	334
后记·····		373

汉语方言领属结构的语法库藏类型*

刘丹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引 言

领属关系反映人类社会及人所识解的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基本关系,表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广义的拥有(possession)。这种关系在语言中实现为两类基本的句法语义关系。

一种是领有关系,主要表现为领有动词所投射出来的一种领有性主谓关系,领有主体和领有客体通常分别占据主语和宾语的位置,如“我有一辆汽车”、“他们有三个帮手”、“他有精神病”。此外也可以表现为一种逆领有关系,由领有客体充当主语,通常由“属于”等归属动词义投射而成,如“这幢楼房属于安兴公司”、“这个孩子到底属于谁呢?”、“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

另一种是领属关系,表现为以领有客体为核心、领有主体为定语的领属性定语结构。如“我的汽车”、“他们的帮手”、“安兴公司的楼房”等。

在语义上,领属结构(genitive construction)①大体相当于以领有客体为核心名词、以领有主体为定语的、省略了领有动词或归属动词的关系从句结构。两类

* 本研究获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语言库藏类型学”的资助,修改时参考了与会讨论者的有益意见,一并致谢。本文原刊于《语言研究集刊》第10辑,此次入集再次做了少量修改,增加了4.3节。尚存问题均归笔者。

① 领属结构在英语中也称 possessive construction,但该术语也可指“我有书”这类领有性主谓结构,所以有时会加上修饰语说成 nominal possessive construction, possessive noun phrase 等以示区别。genitive 本义是领属格, genitive construction 只能指名词性的领属结构,所以本文推荐这个没有歧义的术语。

结构间大都可以相互转化,领属定语对应于顺向领有主谓句中的主语或逆向领有主谓句中的宾语:

(1) 我有汽车↔我(有)的汽车↔(属于)我的汽车

换言之,领属结构语义上隐含了一个领有动词或归属动词。在某些语言中,领属关系还有时体范畴(参看刘丹青 2008a: 313),恒久拥有和临时拥有,现时拥有和过去拥有等领属关系都有不同的形态。这更加证明领属关系隐藏着述谓关系,因为时体本质上是谓语的范畴。

不过,也有些领属结构因为语义语用的原因无法还原到领有谓语句,如:

(2) a. 我的体质(*我有体质)|小明的肤色(*小明有肤色)|他的体重
(*他有体重)

b. 我的大科长(*我有大科长)|我的小祖宗(*我有小祖宗)

(2a)的核心词都是抽象名词。抽象名词大致可分为范畴(或参项)名词和属性名词,分别表示属性所在的方面和属性的赋值。(2a)的“体质、肤色、体重”之类都属于前者,本身没有属性赋值,不能为领有动词增加述谓性,所以不宜充当领有句宾语(“有个性、有素质”之类实际是偏指有赋值义的“个性强、素质高”,所以可以用于领有句)。“疾病、残疾、美貌、丑陋、美德”之类属于后者,是主体所拥有的属性特征,因此可以成为领有的对象。在领属结构中,范畴名词带领属语在语义上也不完整,但是作为论元,可以接受句中述谓成分的赋值,因此可以存在,如“我的体质比较弱”、“小明的肤色很白净”。

(2b)属于主观性表情性的领属结构,并不反映客观的领有关系,因此无法转换为领有谓语句。

以上情况说明,领属结构毕竟是语法库藏中一种独立的结构,并不都能还原为领有谓语句。两者的相互转换关系本质上还是一种语义联系而不是句法上的派生关系。

本文所说的领属结构是指这种由核心名词带领属定语所构成的成分。不同的方言,会以自身语法库藏中的不同手段来表征这种句法结构。本文将以现有方言材料(包括本次会上报告的部分文稿)探讨汉语方言领属结构的语法库藏类型,尤其是具有类型学参项价值的库藏现象。

领属结构在语序类型上有“核心+领属语”(NG)和“领属语+核心”(GN)两

种基本类型,大体上分别与前置词+VO 语言 and 后置词+OV 语言相和谐 (Greenberg 1963/1966)。然而,汉语虽然属于 SVO 语言,大体上被看成前置词语言,但是,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方言,都只采用 GN 这种通常为后置词+OV 语言所具有的语序类型,NG 语序被排除在已知的所有汉语方言的语序库藏之外,甚至在拥有后置状态形容词定语的海南屯昌闽语中(见钱奠香 2002: 82-89),也未发现有后置的领属定语。于是,这一领属语的基本语序问题已经可以预先被排除在汉语跨方言比较的议题之外。

虽然少了这一重要的语序参项,但是汉语方言领属结构还有很多现象是具有类型学的库藏特色的,而且这些特色也常有跨方言的差异,本文便重点讨论这种情况。

一、词的领属和语素的领属——黏着性领属

领属定语由一般名词或人称代词充当。在有格形态的语言中,领属定语常由名词、代词的领格(=领属格=属格)充当。在跨语言分布中,代词比名词更容易有形态性的领格,如语言共性库(Plank eds.)第 19 条指出,如果一种语言名词领属语带有后缀,其代词领格也带后缀。第 20 条指出,如果一种语言名词领属语有外部格,则代词领属语也有此格。这些没有例外的共性都显示代词比名词更容易有领格形态。汉语有领格形态的方言也大多是限于代词。下文还将分析。

领属结构的领属语部分,不管是名词、代词的原型还是领格,一般都具有词的身份。但是,在汉语方言中,也发现个别小于词的领属语,因为在汉语中罕见,值得一提。

南京话第一人称代词是“我”[o²¹²],这个“我”在做亲属称谓一类名词的领属语是可以不带“的”,如“我爸,我爷爷,我妈,我姐姐”。但是,在老南京话中(刘丹青 1995: 305),用于“我父亲”、“我母亲”这两个语义的背称(引称)时,还有下面这种形式:

(3) [ɿ²⁴]爹(我父亲) | [ɿ²⁴]妈(我母亲)

这个阳平的 [ɿ²⁴],是不是“我”的领格形式呢? 很难这么定性。因为:

1) “我”作为领属语可以用于这两处,也能用于很多别的称谓前面,而这个[ɿ²⁴]只用于这两处,不能与其他名词组合,整个组合已成为词汇化的单位,不是能产的“领格+名词”结构。2) 只有第一人称做领属语有这种特殊形式,第二第三人称并无此类特殊形式。3) 其读音[ɿ²⁴]跟“我[o²¹²]”声韵调无一相同,完全没有联系。我们宁可相信这个[ɿ²⁴]是“吾”的一种化石形式,至少声调上符合“吾”的阳平调。“吾”的单字读音是[u²⁴]。作为疑母字“吾”的早期形式应接近[ŋu],而“我”的早期形式应当是[ŋo]。语音学上,[ŋ]后的高元音[u]比[o]更容易脱落。所以刘丹青(1995: 305)将这两个组合写成“吾爹”、“吾妈”。4) 这种读音的[ɿ²⁴]不能离开“-爹/妈”的位置独用,不是真正的词。

这个“吾”[ɿ²⁴]既不是词,也不是领格形式,不能用于其他亲属词语,更不能用于非亲属词语,实际上已经是凝固进核心名词的一个黏着语素,整个“吾爹”、“吾妈”已经是词汇化的产物。换言之,在南京话的语素库藏中有一个专用于少数词语的表领属的语素。

领属语作为黏着成分附着在核心名词上是类型学上的一种重要现象。能产的黏着领属语素被称为核心标注(head-marking)的领属标记,它可以单独表达领属关系,也可以与独立的领属语同现,形成领属一致关系。例如,在匈牙利语(顾宗英、龚坤余 1989)、鄂伦春语等语言中,领属结构的核心名词都要按领属语的人称和数带上后缀,如鄂伦春语 arakɪ-w(我的酒)、arakɪ-j(你的酒)、arakɪ-n(他的酒)、arakɪ-ʃun(你们的酒)等等。这类词形可与独立领属语连用,例如: ʃinʃi utə-j(你+儿子+第二人称单数:你儿子)(胡增益 2001: 77-79)。鄂伦春的 arakɪ-w(我的酒)一例,就与南京话的“吾爹”有类同之处,只是南京话黏着的“吾”不具有能产性,而且第Ⅱ、Ⅲ人称也没有类似现象,因此远不足以构成核心标注的领属形态。南京方言的这种现象目前在汉语方言中还只是零星孤例,其分布面值得今后关注。

二、领属关系标注:直接组合、定语标记、 内部交替、异干法和重叠

领属关系的标注方法是领属结构研究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

2.1 直接邻接：实质的直接组合和表面的直接组合

汉语及其方言领属结构的特点之一是不存在不需要标记的直接邻接式(juxtaposition 或称并置)的领属结构。直接组合在世界语言中相对少数。据 Nicols & Bickel (2005) 统计,236 种语言的领属结构中,从属语标注 98 种,核心标注 78 种,双重标注 22 种,总共 198 种,而不加标注的为 32 种(另有 6 种属“其他”类)。汉语只有某些特定的领属结构可以不加标注,不属于不加标注类。同为分析性语言的壮侗语的领属语大致是直接与核心组合的,属于不加标注的类型,其领属语后置于名词,与汉语领属结构语序不同。

有并置式领属结构的方言,并置只适合于部分领属结构。充当核心的主要限于亲属关系名词以及表示社会关系、社会角色和群体、机构的名词,本文暂且统称为“亲属-集体名词”;充当领属语的主要是人称代词。例如北京话“我妈、咱爸、他姐夫、他们舅舅、你师傅、他秘书、我们厂长、我们单位、他们班级、你们公司”。名词单独作为直接领属不如代词常见和自然,一般倾向加“的”,但在进入句子后可能因为省“的”而成为直接组合结构,如“我看见王总(的)秘书了”、“小张(的)妈还没来”。

并置式毕竟是一种低语法化的结构,容易在语法库藏中形成同形歧义结构。汉语里并置式的“名+名”至少有三种可能的结构关系:联合(哥哥姐姐)、同位(张明同学、大强哥)、偏正(车间主任),有些组合就有歧义的可能,如:张明同学(同位/偏正)、张明厂长(同位/联合)、张明助手(偏正/联合),因此受到很大制约。而“代+名”不容易形成联合、同位关系,因此比较容易并置为领属关系。

此外,看起来像并置式的领属结构,不一定真是实质上的并置,因为这些表面的并置有一些特殊的条件,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改变并置的性质。

吴语中并置式领属结构限于“名词/代词+亲属-集体类名词”这类组合,其中的领属语代词、名词要取复数-集体形式,从而实际上排斥了单数名代词直接做领属语的可能。

吴语的代词复数形态用于名词时,主要表示所在集体而不是复数,所以用于名词时也限于专有人名或有特指对象的普通名词之后。如上海话:

- (4) a. 伊(他)>伊拉(他们) (“他”泛指不限性别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下同)
b. 小明>小明拉(小明他们,小明一家)

c. 老师>老师拉(某老师他们,某老师一家)

d. 工人>??工人拉(工人们)

上海话的三身单复数代词词形为:

(5) a. 我[ŋu¹³]>阿拉[aŋ⁵³⁻³ la⁵³⁻⁴⁴](我们。借自宁波话,“阿”是“我”的异读)

b. 侬[non¹³]>侬[na¹³](你们。当为“侬拉”的合音)。

c. 伊[fi¹³]>伊拉[fi¹³⁻²² la⁵³⁻⁴⁴](他们)

虽然三身复数代词的词形不太规则,但还是能分离出一个复数-集合后缀“拉”。

当代词直接修饰亲属-集体名词时,上海话只能用复数代词,不管领属语实际所指是单数还是复数。即使是唯一领有者,如指配偶的领有者和父母的独生领有者:

(6) 阿拉姆妈~*我姆妈(即使说话人是独子)

(7) 伊拉老婆~*伊老婆

(8) 侬师傅(你师傅)~*侬师傅

(9) 伊拉上级~*伊上级

指人名词充当这类领属语,则必须带复数-集体后缀“拉”,这个“拉”不能省略,如:

(10) 小张拉姆妈(小张的妈妈)>*小张姆妈(即使小张是独子)

(11) 李先生拉太太>??李先生太太

(12) 学生子拉家长(学生[们]的家长)>??学生子家长

(13) 工人拉亲眷(工人[们]的亲戚)>*工人亲眷

(14) 推销员拉老板(推销员[们]的老板)>*推销员老板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上文说过,非专有名词很难带复数-集体后缀“拉”,单独的“学生子拉、工人拉、推销员拉”都很难成立,但在构成领属结构时,这个“拉”就可以跟在普通名词之前了。这说明这个“拉”已开始获得某种领属语标记的性质了。第二,领属语和核心名词之间用“拉”时,领属语的单复数是中和的,需要根据语境提供的线索去理解。

不过,上海话作为超级大都市的方言,是吴语中受普通话影响极大的方言。因此,以上的带“拉”的要求,在某些情况下有所放松。当整个结构表示社会关

系(而非亲属关系)时,有些代词可以用单数形式,没有“拉”,如“我同事、依上级、伊帮手”。相应的表达,在吴语特征保持得更稳固的邻近的吴江话(苏州市吴江区)中是不允许的,复数-集体后缀“堆”或“拉”是不能省的。下面是吴江城区话的三身单复数代词及其相关的领属结构:

- (15) 吾[ŋ³¹]/吾奴[ŋ³¹nəw²¹²](我): *吾同事/*吾奴同事
 (16) 吾堆[ŋ³¹tɛ⁴⁴](我们): 吾堆同事
 (17) 侬[nɔ⁴⁴](你): *侬上级
 (18) 嗯侬(堆)[ŋ³¹nɔ²¹²(tɛ⁴⁴)](你们): 嗯侬(堆)上级
 (19) 伊[fi¹³]/伊奴[fi¹³n əw²¹²⁻⁵⁵](他): *伊帮手/*伊奴帮手
 (20) 伊拉(堆)[fi¹³lɔ⁴⁴tɛ⁴⁴](他们): 伊拉(堆)帮手

由此可见,上海、尤其是吴江等吴语的代词并不能自由地跟核心名词直接组合构成领属结构,不管领属语是单数复数,都要用复数形式。而复数形式主要是带后缀形式,这时,这个后缀的复数-集体义已经淡化,尤其是在领属语实际指单数领有者时,这个后缀的复数-集体义已经漂白,因此其使用已经部分起到了领属语标记的作用。可见,这种结构不是实质性的并置式领属结构。这一点在名词后更加明显,因为这种复数-集体后缀在非领属的情况下很难在普通名词后出现,但在领属结构中却强制性地出现,显示其已处在形态库藏中向领属语标记发展的萌芽状态。

以上描述的吴语领属语要用复数形式的规则,也是众多南方非官话方言的规则(但不包括粤语,见本书单韵鸣文)。官话中也有些方言至少在第一、二人称代词做领属语时也有这种情况,要用复数的“俺、恁”而不能用单数的“我、你”。例如河北冀州方言(见本书白鸽文)。

有些官话方言的领属语复数规则由于正在进行中的复数代词单数化的演化而表现出另一些复杂性,同时复数代词也因此开始带上领格的性质。在很多中原官话中(如陈玉洁 2008 所描述的河南商水方言),第一第二人称的领属定语分别要用“俺”和“恁”,区别于单数的“我”和“你”。从来源看,“俺”和“恁”当分别是复数代词“我们”和“你们”的合音形式,如商水方言:

- (21) 今几个俺同学上俺家来了。
 (22) 小明,恁老师来了你咋不吭气儿哩?

这里的“俺”和“恁”不能分别换成“我”和“你”。另一方面,陈玉洁指出,这两个复数代词在商水方言的领属语以外的位置中也出现了单数化的倾向,可以在很多语境中指单数个人,而其表复数的功能则开始弱化,“如果‘俺/恁’要表示复数,一般要后边带上‘俩’、‘仨’,三个以上的用‘几个’。‘俺/恁’单独作主宾语已不太自由”。这一来,使得领属语位置的“俺”、“恁”开始接近领属语专用形式,即领属格代词,伴随着复数形态属性的弱化和主宾语功能的弱化与受限。

陈玉洁文中初步展示的商水方言的情况,代表了很多中原官话乃至其他北方官话的情况。我们也注意到,苏晓青、万连增(2011: 335)所描写的江苏赣榆方言,“‘我’只表单数,‘俺’既可表单数,也可表复数……亲属、人物、单位名词前多用‘俺’,不用‘我’”,如:

- (23) 俺答答_{文亲} 俺妈妈 俺同学 俺领导 俺邻居 俺单位 俺学校
俺对门儿

由此可见,吴语、中原官话等很多方言的并置式领属结构,实质上是一种发展中的领属格,由复数后缀或“俺、恁”~“我、你”的区别来体现。这已经不是领属语和核心名词间纯粹的直接组合。真正的成音段的领属格形态,当归属 2.3 讨论的内容。

2.2 领属语助词

汉语及其方言的语法库藏中,至今报告的领属语助词都是从属语标记,未见有核心标记,因此本节所谈均为从属语标记。汉语只有 GN 语序,没有 NG 语序,汉语领属语助词都是加在 G 后面的,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已可看作领属格形态的标记,则放在 2.3 节讨论。

领属语助词在汉语中都不是领属语专用标记,而是某个泛用定语助词,其所适用的对象远超领属语范围。如普通话的“的”,是一切内涵性定语的标记,可以用于指示词、数量词语等外延性定语以外的一切定语,包括名词(表领属、属性、处所、时间,等等)、形容词及其短语、动词及其短语、介词短语、关系从句等。

较有特点的是丹阳吴语的情况。虽然丹阳话库藏中也没有专用领属语标记,但是罕见地拥有两个定语助词——“过”[kə²⁴]和“格”[kæʔ³](均为同音替代字),至少可以区分属性名词定语和领属定语。据蔡国璐(1995: 136, 295),

“‘过’用在形容词(多为单音形容词节)及物质名词作的定语后”,其所举例子有“红过花、铁过锅、新鲜过空气、木头过家具、蓝蓝过天”。这个“过”也能构成“的”字结构那样的无核名词短语,上述例子核心名词均可省略。“格”“用在定语的后面,相当于北京话的‘的’,单音形容词和某些物质名词做定语时不用‘格’”,其所举的例子包括领属定语“我格衣裳”,此外也有“通红格皮肤、好听格话”等。这些结构也都可以省略核心名词变成“的”字结构那样的无核名词短语。从其所举例子可以看出,领属定语和名词充当的属性定语使用了不同的标记。这种助词库藏特征是否还存在于其他方言,值得关注。

如前所述,像吴语复数-集体后缀那样常用于亲属-集体核心名词的领属语标记,已经处在领属标记的萌芽状态。这样的成分在方言中很多,如常州吴语的“家”、温州吴语的“伢”等。不过它们的进一步演变方向可能不是领属助词,而是领属格形态。

一般来说泛用定语助词可以用于包括领属语在内的各种内涵性定语,但是,带有领格性质的领属语,如2.3节所说的那些,一般不再使用“的”那样的泛用定语标记,或即使可用,实际上也不用。如上海话一般说“阿拉爷”(我父亲),而“阿拉个爷”虽然语法尚可接受,但极少出现在实际语言中。参看钱乃荣(1997:103)。“单数代词+助词+亲属-集体名词”(如上海话“我个爷”)在吴语这类方言中几乎是不能接受的,除非有非常特殊的对比性语境。

2.3 领属格形态

部分汉语方言代词的领属标记手段已典型程度不等地进入领属格形态库藏,多源自单数代词与有领属标记作用的某个后缀-虚词的合音,合音后成为代词的词形变化。以客家话为典型例子,如严修鸿(1998)所引的众多客家方言三身代词的“领格”形式(此处只引梅县话,原见于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

(24) I身: $\text{ɛ} \eta \text{ai}$ (主格) ~ $\text{ɛ} \eta \text{a}$ (领格)(按:所谓主格也能做宾语等,应叫代词原型。)

II身: $\text{ɛ} \eta \text{i}$ (主格) ~ $\text{ɛ} \eta \text{ia} / \text{ɛ} \eta \text{ie}$ (领格)

III身: $\text{ɛ} \text{ki}$ (主格) ~ $\text{ɛ} \text{kia} / \text{ɛ} \text{kie}$ (领格)

我们说客家方言的领格较为典型,有三条理由。首先,其韵母声调的交替规则很一致,都是将韵基(韵母减去介音)变成 a 或 e,声调由阳平变成阴平,符合内部交替式形态的特征;其次,领格的适用面广,远不限于亲属-集体名词,如“ ϵ_{21} na 老弟(我弟弟。亲属)、 ϵ_{21} na 下身(我的下身。身体部位)、 ϵ_{21} nia 书(你的书。物品)”,语义上符合领格的特征。最后,虽然通过跨方言比较,我们可以推测这些韵母交替就像中原地区的变韵一样,来自某种合音形式,但是也像那些变韵一样,在当代人语感中已经无法回溯到合音前状态,只能被当地人当作一种韵母变化的形态来习得和感知。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对于客家话领格的来历,同样认为是合音的两位母语为连城客家话的方言专家严修鸿(1998)和项梦冰(2001, 2002)有很不相同的看法,严文认为是代词和后缀“家”的合音,而项文认为是代词和定语结构助词“个”的合音。这正好说明语感本身已经不能确定其来源,他们两位的看法都是专业研究的结论。

形式上像客家话那样的代词领格,在其他南方方言中还比较多,但是其典型性要差得多。因为,它们往往与复数形式相同,只用于亲属-集体名词,是复数形态的一种扩展用法。如绍兴吴语:

- (25) 我 $\epsilon_{21}no \sim \epsilon_{21}na$ (“慢声”: $\epsilon_{21}na \epsilon_{21}la$) (我们)
 诺 $no?_3 \sim \epsilon_{21}na$ (“慢声”: $\epsilon_{21}na \epsilon_{21}la$) (你们)
 伊 $\epsilon_{21}fi \sim \epsilon_{21}fia$ (“慢声”: $\epsilon_{21}fi \epsilon_{21}la$) (他们)

可以看出,绍兴话复数形式是将韵基变为[a],这种[a]当来自上海、宁波等地复数后缀同源的“拉”。一些老派语感中保留着出现“拉”的慢声,即慢读时还可以恢复,但恢复时第一第二人称的代词词根已经用变成 a 的形式了,只有第三人称仍保留单数的“伊”的形式。当绍兴话需要用代词充当亲属-集体名词的领属语时就用这套复数代词而不用单数原形,如“ $\epsilon_{21}na$ 阿哥”,不说“我阿哥”。这时,复数的韵母交替就成为领属语的韵母交替了,尚未融合时的复数后缀“拉”则成为领属后缀。但是这些形式尚未到专用于领属语的程度,本质上还是复数代词的扩展用法。

闽南话与绍兴话相似,代词复数由单数式变为鼻韵母形式,鼻韵母是“依”(人)字音并入前字的结果,有些方言还保留着“依”独立成音节的形式,比较(另参看本书陈伟蓉文):

(26) 泉州: 单数: 我[*gua*³]、汝[*lu*³]、伊[*i*¹]

复数: 阮[*gun*³]、恁[*lin*³]、佢[*in*¹](引自李如龙 1999, 调号表调类。)

(27) 海口: 复数: 我侬[*ba*³ *naŋ*²]、汝侬[*lu*³ *naŋ*²]、伊侬[*i*¹ *naŋ*²]

与此同时,闽南话“人称代词的单数式‘我、汝、伊’不能直接修饰亲属称谓及所属集体、单位,如说‘我老母、伊小弟、汝学堂’等。只有人称代词复数式可以直接附加在某些名词之前表示从属关系……如果所修饰的名词是亲属称谓,修饰语只用来表示单数”,如“阮大兄(我哥哥)、恁老母(你母亲)、佢母亲”(李如龙 1998)。因此,闽南话以韵母交替形式表达的代词复数也就兼有了领格的功能。

吴语代词复数-集体后缀“拉”之类除了用作代词后缀外,还能用在名词后做亲属-集体名词的领属语,如前举上海、吴江的例子。这时它也带上一点名词领属语后缀的性质了。在苏州话中,用的是第二第三人称代词复数“啲”[*to?*],如“老王啲家主婆”(老王的老婆),无锡话则用三身代词复数后缀“里”[*li*],如“老王里女人”(老王的老婆)。

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江淮官话的代词复数和领格形式出现了区别,使领格独立成为语法库藏中的形态手段,虽然领格仍然限于亲属-集体类核心名词。常州新北区孟河镇位于长江南岸的荫沙村方言是与扬中、泰兴话接近的泰如片江淮方言岛。该方言复数形式是在代词后加后缀“叫”[*.tɕio*](同音字),弱读时为[*.io*](田野调查):

(28) 我叫[*ŋəu*²¹³ *.tɕio*/*ŋəu*²¹³ *.io*] 你叫[*nei*²¹³ *.tɕio*/*nei*²¹³ *.io*] 他叫[*ta*³¹ *tɕio*/*ta*³¹ *.io*]

而该方言亲属-集体名词前的领格则表现为单数代词韵基变为[*a*],如(29)。这个[*a*]来自“家”[*tɕia*³¹]的韵基的并入,这类[*-a*]韵形式也可以单独表示“我家”、“你家”的非领格义,如(30)。“他”因为本身是[*a*]韵而不变,单独表示家庭、家里时则说“他家”。如:

(29) *ŋa*²¹³ 妈妈(我妈)、*ŋa*²¹³ 领导(我领导)、*ŋia*²¹³ 舅舅(你舅舅)、他姐夫

(30) *ŋa*²¹³ 今朝客人多。(我家今天客人多。)| *ŋia*²¹³ 比他家有钱。(你家比他家有钱。)

荫沙方言的[ŋa²¹³]、[ŋia²¹³]虽然分布有限,但是不能不视为专用的以韵母交替为形态的领格,只是限于第 I、II 人称。我们发现汪如东(2006: 365-366)所录的同属泰如片方言的海安话也以这种不同于复数形式的[a/ia]韵形态表领格,也限于第一第二人称。但汪书却误将领格形式视为“我、你”的古音残留,说这些古音形式只用在定语位置,不妥。如:

- (31) a. 单数: 我[ŋ²¹³](北)/[ŋo²¹³](南) 你[li²¹³] 他[t^ha²¹]
 b. 复数: 我佢[ŋ²¹³ le³]/[ŋo²¹³ le³] 你佢[li²¹³ le³] 他佢[t^ha²¹ le³]
 c. 领格: ŋa²¹³/ua²¹³/ua³³(我的) lia²¹³(你的)

同为江淮官话的涟水方言在这一点上与荫沙话、海安话正好相反。涟水方言做领属语的“我、你”与单数形式无别,反而是“他”做领属语要变韵。从胡士云(2011: 230)所举实例看,单数“他”念[t^ha³¹],领格念[t^həʔ³⁴],如“他爷”[t^həʔ³⁴ i³⁵](他爸爸)。

汉语方言库藏中的领格手段除了后缀和韵母交替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形态类型。

在部分陕北晋语中,领格可以用一种特殊的异干法来构成,即领属格和非领属格各有不同的词根词干形式。从邢向东(2006: 30-31)看,陕北晋语多数方言的领属式都有长短两式,长式通常是代词加“每”、“弭”这些复数词缀“们”的变体,或加“家”、“则”等词缀,短式往往是“X家”一类的合音形式或单数代词原型,这些构造类型也见于其他方言。有趣的是,有些陕北方言第 I 身短式领格以长式中的复数后缀“每、弭”为整个代词,即把词缀用成了独立的领格代词,似乎是一种与语法化逆向的现象,而且与单数形式失去了词形联系,成了一种特殊的异干法——来自词缀的异干。如佳县“弭”[mi¹](复数和长式领格是“我弭”、“咱弭”),吴堡“每”(复数和长式领格是“我每”、“咱每”),用例如:

- (32) 弭/每爹(我爹)、弭/每妈(我妈)、弭/每哥(我哥),弭/每婆姨(我老婆)。

“弭/每婆姨”一例显示这种来自复数后缀的第一人称领格可以用在单数领属语上。

根据武玉芳(2011),大同、山阴、应县、左云、右玉等晋北方言中,人称代词“我”、“你”、“他(她)”用在亲属名词前表领属时,都可以重叠为“我我”[vo⁵⁴ vəʔ³²]、“你你”[ni⁵⁴ niəʔ³²]、“他他”[t^ha³¹ t^həʔ³²],其中后字变读为入声